

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之六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馬光奉

勅編集

後

學

天

台

胡

三

音註

漢紀五十一

起著雍執徐盡上章數詳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紫宮即太微也匡衡十二星之內皆曰紫宮天子之宮也李蒲內翻

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河西白波谷

帝紀作西河當從之又按宋白續通典河南府河清縣今理白波鎮無以此谷於孟津為河而然

寇太

原河東

三月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

屠各直於翻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

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

任焉內欲求交趾牧

以交趾僻遠可以避禍也

侍中廣漢董扶

扶學圖讖何進薦之徵拜侍中

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

分野有天子氣

蔡邕月令章句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彘章之次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

分野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晉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

之次楚之分野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鶉尾

火之次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

之次星紀之次越之分野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步搖之次齊之分野自危十度至壽星於辰在辰鄭

魏太史令陳卓所言郡國所入宿度今亦載之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

分屬宛州自辰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分屬豫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分屬幽州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具越分屬揚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女婁於辰在子齊分屬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張於辰在亥衛分屬并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分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分屬冀州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分屬益州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分屬雍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分屬三河自張十七度至軫十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分屬荊州分扶間翻焉乃更求益州會益州刺史卻儉賦歛煩擾謠言遠聞卻乞逆翻春秋晉大夫卻氏考異曰范書作却儉今從陳壽蜀志斂力瞻翻聞音問而耿鄙張懿皆為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刻卿秩中二千石尚書秩六百石耳東都以後尚書職任重於列卿以為益州牧

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東海劉震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焉曹恭王之後震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震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倉令趙騭倉官志太

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蜀大司農趙羽鬼翻皆棄官隨焉入蜀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震討張純單于建武中右部黃犍日逐王比來降立為醢落尸逐鞬單于右部醢落者蓋羗渠遣左

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醢落反建武中右部黃犍日逐王比來降立為醢落尸逐鞬單于右部醢落者蓋其支庶分居右部因以與署各胡合屠直於翻凡十餘萬人攻殺羗渠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今從匈奴傳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逐侯單于賢曰於扶羅即前趙劉淵之祖也是為

晉之夏四月太尉曹嵩罷 五月以求樂少府南陽樊陵為太尉樂音洛六月罷 益州賊

馬相趙祗等起兵緜竹緜竹縣屬廣漢郡賢曰故城在今益州緜竹縣東自號黃巾殺刺史卻儉進擊巴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犍音怪有眾數萬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相等數日破走州

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焉徙治縣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以收人心為劉焉專制益州張本郡

國七大水 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坐才楷曰天文不利宦

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

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帝先為解讀亭侯有舊宅在河間芬等謀以兵徼劫徼讀諸日邀誅諸

常侍黃門因發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以此謀告操蓋亦知操之為時雄矣操曰夫發立之事天下

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此等語豈常人所及哉伊霍皆懷至忠之誠

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易以未觀當

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以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上洪共定計華戶化翻姓譜堯子丹朱居陶

上其後洪欲行歆止之曰夫發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

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上時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

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綴音受秋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尉日磾融之族

孫也碑丁奚翻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校戶教翻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姓諸蹇姓也左傳有秦大夫蹇叔虎

賁中郎將表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

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皆統於蹇碩考

異曰范書表紹傳紹為佐軍校尉何進傳淳于瓊為佐軍校尉今從樂資山陽公載記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畧帝親

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空丁宮為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為司

空 以衛尉侯董重為票騎將軍重求樂太后兄子也票四妙翻樂音洛冬十月青徐黃巾復

起復扶冠郡縣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厭一乃大發四方兵講

武於平樂觀水經註穀水自白馬寺東南逕平樂觀在上西門外樂音洛觀古玩翻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蓋高十丈壇

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重直龍翻高居傲甲子帝親

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賢曰擐貫也音稱無上將軍行

陳三市而還行下孟翻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蓋古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

先王曜德不觀兵國語載祭公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

殺祗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

紹謀共誅嬖倖嬖卑義翻又必計翻考異曰勳傳云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

除之之官今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為左將軍復扶督前

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張純與亡力居鈔畧青徐幽冀四州鈔楚詔騎都尉公孫

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屬國遼東屬國也賢曰石門山名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

得所畧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亡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衆潰士卒死

者什五六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

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易以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

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賢

司馬兵法之言高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

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

恨由是與嵩有隙爲後獻帝初平二年卓怖嵩張本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閭忠使督統諸

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衡工由是浸衰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

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亡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

降散虞上罷諸屯兵上時掌但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瓚以石門之捷

降由是與瓚有隙爲後初平四年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太尉馬日磾免遣使即拜

幽州牧劉虞爲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考異曰表紀三月己丑光祿劉虞爲司馬領幽州牧今從范書蹇碩忌大將軍

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說輸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表紹收徐充二州兵須

紹還而西以稽行期初帝數失皇子數所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賢曰道人謂有道術之人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

輕薄也佻初影翻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蜀之欲丙辰帝崩于嘉德殿年三十四嘉德殿在南宮

九龍門內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

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廣雅曰僂疾也仕鑒翻引兵入屯百郡邸謂之百郡邸者百郡總爲一

邸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考異曰帝紀云年十七張璠漢紀曰帝年十四今從之尊皇后曰皇太

也

也

太后臨朝

朝直通翻下同

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勃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表隗為

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已陰規誅之表紹因進親客張津

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表氏累世貴寵

表安為司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司空司徒太尉湯子逢為司空少子隗亦為三公是累世貴寵也

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為豪桀所歸信而用之

從才用翻下同復博徵智謀之士又翻何顯

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顯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郎

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

開通內外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蓋前無定負至帝始定負數也顯魚容翻

泰為尚書與同腹

心攸爽之從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

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

上閣省閣也沈持林翻

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

考異曰表紀作郭勝今從何進

傳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

其屯兵票騎將軍董重

票匹翻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

何太后輒相禁塞

塞猶遏也塞悉則翻

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轉張怙汝兄耶

恚於避翻賢曰轉張猶彊梁也兄謂進也轉音舟

吾敕票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

斷丁管翻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

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

留京師

賢曰蕃后謂平帝母衛姬王莽攝政恐其專權后不得留在京師故以為故事也

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

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

怖普布翻考異曰九州春秋曰太后憂懼自殺今從皇后紀

民間由是不

附何氏 辛酉葬孝靈皇帝于文陵賢曰在維陽西北二十里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

山陵 大水 秋七月徙勃海王協為陳留王 司徒丁宮罷 袁紹復說何進曰復扶又

蒯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

自取禍滅事見五十六卷建寧元年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謂進及弟苗也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音樂

洛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為于偽進乃白

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

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楚詞註曰楚楚鮮明貌詩曰衣裳楚楚進難違

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近其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

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數所角翻下同遺于季翻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

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

能斷斷丁亂翻下同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

太后進然之主薄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

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

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利器謂兵柄也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

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祗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

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治直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

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據卓傳中平六年徵卓為少府蓋即是年也卓

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將即亮翻從才用翻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

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慙腸狗態賢曰言羌胡心腸慙惡情態如狗也方言云慙惡也郭璞云慙慙急也慙音芳列翻慙音芳于翻臣不能禁

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賢曰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洪氏諫釋曰漢靈帝建寧二年魯

筆奏後云增異復上此蓋當時奏文結末之常語蓋言繼今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

卓并州牧璽斯氏翻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

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畜計六翻為于偽翻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亮翻之往也嵩從子酈

說嵩曰從才用翻酈音歷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

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被皮義翻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

刑所不赦且其凶矣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嵩討王國時為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

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卓不釋兵為違命不如顯奏其事使

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

師考異曰進傳曰召卓屯關中上林苑按時卓已駐河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

志欲無厭厭於鹽翻若借之朝政借子夜翻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

之權秉意獨斷斷丁亂翻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謂實武之

也鑒也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易

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賢曰武猛謂其有武藝而勇猛取其嘉名因以名官皆以誅宦

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

莫若去薪去堯呂翻前書枚乘諫吳王曰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潰癰雖痛勝於內食言癰疽

結破之雖痛勝於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

食肌肉浸淫滋大也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賢曰鳴鍾鼓者聲其罪也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

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言何后因宦官得進國家

之事亦何容易易以覆水不收宜深思之水覆於地不可復收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澠池

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河南周之王城去邵迎

勞之勞力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披芳遂前

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賢曰夕陽亭在河南城西邵勗之孫也表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

成形執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復扶進於是紹為司

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漢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為司隸始去節今假紹節重其權也斷丁亂亂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

尹紹使雒陽方畧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上時掌翻樂音

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

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表紹勸進

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表紹勸進

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表紹勸進

便於此決之

勸進於此時悉誅之也

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許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

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

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

賢曰唯思念也

今當遠離宮殿

離力智翻

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

復扶又得

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

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

樂音洛

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

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省

賢曰欵音許勿翻

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

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

詰進曰天下憤憤

詰去古翻說文曰憤憤亂也古對翻

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

事見上卷

光和四年

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

種族不亦大甚乎

種章勇翻

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

案百官志尚方有令丞而無監相靈之世諸署令悉

以宦者為之尚方監必亦置於是時也渠姓也

左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又衛有渠孔御戎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

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

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

被皮義翻

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

表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

衛瓘曰青瑣門邊青鏤也一日天子門內有闥

格再重裏青瑣曰瑣

考異曰

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

何進傳作九龍門今從袁紀

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

將如字攜也挾也

尚書靈植執

闥尚書門

即

闥

闥

闥

闥

闥

闥

闥

闥

戈於閤道窓下仰數段珪數所具翻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閤乃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

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

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即車騎也時苗為車騎將軍更士能為報讎乎偽翻皆流

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

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凡二千餘人或無須而誤死者須古鬚字通紹因進兵排

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宮之正南門曰端門省禁也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

步出穀門穀門位在子雒城正北門也夜至小平津賢曰小平津在今鞏縣西北杜佑曰鞏縣西北有津曰小平津六璽不自

隨公卿無得從者從才用翻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漢官儀諸郡置五部督郵以監屬縣河南尹置四部

督郵中部為掾掾俞綰翻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又翻讓等惶怖普

布翻下同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

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露車者上無巾蓋四旁無帷裳蓋民家以載物者耳共乘之至雒舍止雒舍地名在北芒之

北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顯陽苑在雒陽西

苑苑在雒陽西帝延熹二年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

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將即亮翻卒讀曰猝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

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東都羣臣謂天子為國家何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了曉乃解也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荅言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且為董卓太后所養

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為昭寧失傳國璽

為下獻帝初平

二年孫堅得璽張本璽斯氏翻

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為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

翻董卓擁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

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

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

復扶

又翻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第苗部曲

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眾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

父兩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

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

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

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

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治書御史遷尚書三

日之間周歷三臺

遷為侍中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

賢曰毒恨也

侯似可今欲立之為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

且爾猶言且如此也卓意欲廢漢自立

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澤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

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

敢然猶言敢如此也

天下

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縣節於上東門

縣所假司隸節也上東門位在寅賢曰雒陽城

東面北頭門也縣讀曰懸

逃奔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僚舊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

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更工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

賢曰抗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有敢沮大議皆以軍灋從事沮在坐者震動

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爲之請坐但卧翻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

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怖普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

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會群僚於崇德前殿復扶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

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令廢爲引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

留王扶引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言不敢出聲但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

詔迫求樂宮六翻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左傳曰婦養姑者也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

下改昭寧爲永漢丙子卓酖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棺出

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尸於苑枳落中落離落也枳似棘多刺江南

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乙酉以太尉劉虞爲大司馬封襄賁

侯襄賁縣屬東海郡董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鄧侯傳知總翻鄧

應劭曰賁音肥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爲司徒董卓率

諸公上書追理陳蕃賈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自六月雨至于

是月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白波賊寇河東考異曰帝紀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

扶羅乃與白波賊為寇紀誤今從傳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單于被殺事見上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

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鈔楚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愛

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十一月以

董卓為相國漢自蕭何為相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為

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勳荀爽為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董卓

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眾望卓從之比必兵媚翻說翰芮翻考異曰范書云吏部

周志及英雄記命毖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顒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勳士荀爽陳紀

韓融申屠蟠處昌復就拜爽平原相復扶行至宛陵宛陵縣屬河南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

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為五官中郎將融為大鴻臚紀寔之子融

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

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陳留孔伋為豫州

刺史伋音胃考異曰九州春秋作孔胄今從董卓傳東平張邈為陳留太守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

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將校謂中郎將詔除光熹昭寧求漢三號除三號復稱董卓性

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自言非

相其悖逆如此語牛倨翻相息亮翻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劔擾龍姓也蓋古立搗殺之搗側是時誰

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剽匹妻畧婦女不

避貴戚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

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袁安四世至紹門生故吏徧

於天下若收豪桀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

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即拜紹勃海太守封郎鄉侯郎苦浪翻又以袁術爲後將軍曹操

爲驍騎校尉術畏卓出犇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中牟縣屬河南尹間古莧翻爲亭長所疑

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被皮義翻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中白

也年今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

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部從事部郡國從事也勃海一郡遣部從事數人守之恐紹起兵也東郡太守橋瑁瑁莫報翻詐作

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企欺冀翻難乃旦翻馥得

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與兵爲國爲于何謂袁

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復扶又翻和戶卧翻

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

其舉兵考異曰范書魏志俱有此事范書在舉兵之後魏志在舉兵之前若在舉兵後時紹已爲盟主馥何敢禁其發兵若在舉兵前則近是也今從魏志

孝獻皇帝甲諱協蓋法聰明睿智曰獻古今注協之字曰合張璠記曰靈帝以帝似己故名曰協帝王紀曰協字伯和蜀謚帝曰愍魏謚帝曰獻此從魏謚者以

魏受漢禪  
爲正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

諸將皆板授官號時卓挾天子紹等罔收稟命故權宜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

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

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酸棗縣屬陳留郡瑁音冒後將軍袁術屯魯陽魯陽縣屬南陽郡

衆各數萬豪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

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 辛亥赦天下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引農

王辯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

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詩少

翻照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廡昌呂翻長知兩翻張邈字孟卓賢曰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

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孔伷字公緒賢曰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

非公之儔也謂臨兵鋒而與敵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基峙以觀成敗不肯

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此數語公業雖以釋言於卓然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

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從才而明公擁之以

爲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兇序姊翻似牛一角而青色身重千斤角重百斤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

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董卓以山東兵盛

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畏其暴也卓表河南尹朱雋爲太僕以爲己副使者召拜